



琴台客聚

廖火

李天命《不定名》新書

「李天命出書了。」

這句話對香港出版界有點石破天驚。有道是10年磨一劍。李天命這把「寶劍」，磨了14年，比成語所說的多磨了4年。

說什麼「千呼萬喚」、「10年磨一劍」，都不管用。因為這對李天命完全不起作用。不然，不會弄出「14年磨一劍」怪乎一句不尋常的話來。

即使是這樣，這本新書的出版過程，比起過去李天命的著作，相對順利得多，相信這與李夫人徐芷儀女士極力主張出版和無時無刻的督促有加不無關係。

當然，主動權還是在李天命手上，也許他對過去出書一再「拖延」出版的傲骨也未可知。

反正這本名叫《不定名》的李天命新書是正式面世了。

這對於所有熱愛李天命的讀者及文友，都是值得領手稱慶的事。

金庸曾說過：「李（天命）先生的思考方法令香港很多人的頭腦清楚得多，這是實際的得益。」

過去我與李天命之所以糾纏不清，因緣是從出版他的書和刊登他的文章開始的。

撇除了以上兩點，李天命倒是一位恂恂學者，一派儒雅的君子風範。但是一旦扯上這種工作關係，便是噩夢的開始。

這一方面，我在一篇文章裏是歷數其害的——他惜墨如金……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經手他書稿的編輯都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他簡直「惜身」如命，連對他的有關報道也一絲不苟……結果廣告給他「槍斃」。他老兄不想參與起哄……他從不參加推廣活動，如新書發布會或簽名會活動，都敬謝不敏……

他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他可以把交稿日期拖延到一年或更長的時間。不管你函電交馳、蹂躪焦躁，他自歸然不動……

（說李天命之一）

《不定名》由《明報》月刊出版社出版。作者供圖



《不定名》由《明報》月刊出版社出版。作者供圖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幾時能了

周前當正準備慢慢回復正常，可以和親朋好友會面，可以和坐了14日自我隔離「牢」的同學仔相聚，還預備到哪裏吃飯，買哪種酒共飲，忽然間疫情再爆發，嚴重影響了大家的一切！

之前當疫情漸漸緩和了，加上令人興奮安定的「香港國安法」出來之後，真的覺得救命符來幫咱們，滿心喜悅，期待着安寧的日子重臨香江之際，卻被搞事的暴徒令我們的夢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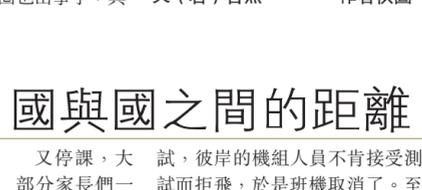
同學幾經辛苦飛返香港，因為老公要回來覆診，自我隔離了14天，一步不出門，全部吃外賣，非常有耐心地等待，又做了測試，一切篤定，只等日子到來，出關與我們一起，等到的時候香港卻變成這樣，令他們兩口子極度失望！

這之前我還不知幾驕傲地說，香港真了不起，雖然不及澳門，但已經很不錯的了，不過後來我聽說內地也有一些地方是十分平安的，甚至沒一個病例出現的。

香港的關把不住，出來聚生事的一定有問題，人群聚集不死才怪，這些人究竟想怎樣？

現在連帶演藝圈也出事了，其實這圈子才是高危一族，他們工作的時候有一些情況不能戴口罩，且又近距離接觸，工作狀況如此，實在令人膽戰心驚，他們自己小心翼翼也不成，只好每天祈禱，祈求每天平安度過！

李居明大師的新戲《粵劇靈》早前已經開拍，遇上疫情反彈，劇組都非常緊張，每次開工全體人員除按政府的政策去做，大家都十分警惕，每完成一個鏡頭都自覺地保持距離，立即洗手，並立即戴口罩，化了妝的老信演員們也不能避免，寧願不帶補妝，也要安全第一！



李居明大師的電影《粵劇靈》開鏡當日與謝雪心（左）、龍貫天（右）合照。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國與國之間的距離

又停課，大部分家長們一方面感到安心，但另一方面又要處理暑期活動的退款，可謂百感交集。

這陣子聽過最大的影響，是一名家長決定不送子女到外地讀書，因為認為未來幾年，疫症都會持續衍化，若子女不能自由地飛來飛去，家長肯定更擔心。本來她想女兒中學階段就離開香港去外地升學，現在則鐵定完成中學之前不能遠去，因為變數太大，害怕中學生不能處理獨自在外地滯留的情況。

有一朋友住北京，孩子在美國讀大學，因為一直沒有直航班機，被迫滯留美國多時，最近才終於回到家。父母因不想孩子轉機，增加風險，結果堅持直航，卻要等了幾個月。其實不僅在外國，即使身處內地，也曾聽聞有孩子滯留在貴州，家長同樣因為上述的相同理由，結果直到6月底才有直航班機讓孩子回港，加上當地的上網速度有回，結果孩子足足半年沒有上課——我指的是連學校安排的網課也上不到！

另一朋友的孩子在美國，終於等到完成了學校所有的網上教學，決定回港之際，卻因為香港要求來港的航班機組人員要做測

試，彼岸的機組人員不肯接受測試而拒飛，於是班機取消了。至今還未能成功轉機回港，非常無助。

如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從未如此山長水遠，除了是出國讀書的問題，還有移民的議題。跟一些升學顧問談天，他們說現在不止是在做學生的生涯規劃，還當了孩子的家庭移民顧問。澳洲可以讀書、工作、入籍，再申請父母過去，是較「吸引」的升學移居地。一些家長雖然不喜歡澳洲，卻看準透過澳洲能特別容易申請到做加拿大公民，於是讓孩子去澳洲讀書作跳板。我沒有認真研究過幾個英語國家之間的移民情況，不知是中介顧問吹噓的，還是真有其事，也已經令不少聽得津津有味，也凸顯父母的苦心與遠見。

有些孩子也非常目標為本，專挑醫護一類的學科，因為最易留下來及找到工作。由於人口老化問題，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都缺少當地的人力資源，故較易獲得工作簽證。放棄志趣，只為移民，也成了升學的目標，真叫人唏噓。教育工作者聽到如此實用主義的想法，或許也別有一番感受，但還是要尊重各人的選擇，助學生們計劃往後人生。人各有志，誰也不能批評什麼吧？



大地遊走

周蔚蔚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丹東之五

遊船上欣賞過鴨綠江的靜與美，我在碼頭與56位團友揮手道別，自個兒踏上丹東的必遊地——鴨綠江公園。

舉眼望去，鴨綠江公園裏矗立着兩道莊嚴而親切的大橋，大橋連接着中國丹東和朝鮮第四大城市新義州。這兩道分別有109年和77年歷史的大橋，他們竟是國家的屈辱與榮耀，戰爭與和平，過去與現在的見證者；走在大橋上，撫今追昔，點滴在心頭……

走在大橋上，橋上的大橋歷史圖片展讓我知道了，兩道鴨綠江大橋的建成是國家備受屈辱的見證。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強行為爭奪中國權益而發生歷時2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決定從中國東北建造鐵路到朝鮮。1909年，在沒得到清政府批准情況下，日本人自行在鴨綠江建造大橋（現稱斷橋），以加速運送從中國掠奪的物資到日本。1943年，日本全面侵華，日本再次在鴨綠江自行建造第二道大橋。

1950年，這兩道橋的榮耀來臨了。當年朝鮮內戰，美國連同16國組成聯合國軍隊介入，並把戰火燃點至鴨綠江邊，中國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這兩道大橋肩負重任，讓英勇的志願軍和源源不絕的戰爭物資運往朝鮮，為戰爭作出劃時代貢獻，為和平活出他的光彩。由於大橋成為戰爭大動脈，美軍恨之入骨，於1950年11月派出百多架飛機機轟炸大橋，大橋腰攔截斷，至此癱瘓。美軍當年只轟炸朝方的橋段，為什麼？當年指揮聯合國軍隊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深知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欺侮，為免和中國主權有正面衝突，轟炸不涉中方橋面。鴨綠江

大橋，體現了國家的主權和榮耀。走在斷橋上，看到橋身滿布無數彈痕，斷橋末端那捲起的橫樑、扭曲的鋼架、裂開的鋼板的殘酷與可怖……讓人心感寬慰的是，現在的鴨綠江大橋遊人如織，一片祥和寧靜。抗美援朝戰爭後，這裏近70年不開炮聲，更無血腥味；丹東經濟在平靜中穩步發展，丹東人在恬適中悠然自得——沒有戰爭，只有和平的生活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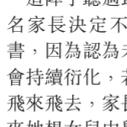
走在斷橋上，我們上了一節活生生的歷史課：橋身上有無數用紅漆圈起來的彈孔，這是當年美軍炮彈留下的彈痕。用紅筆圈起，是為了讓彈孔更清晰顯目，這「滿眼一片紅」彷彿讓人回到70年前那戰火紛飛，屍橫遍野的抗美援朝戰場。這從橋眼流淌下來的血淚觸目驚心，血和淚編寫的歷史提醒我們要把它銘記在心。

現在的鴨綠江斷橋肩負教育重任，他向國人顯示國家擁有尊嚴的重要，保家衛國的光榮；而鴨綠江的第二道橋（中朝人民友誼橋）則擔負着中朝兩國的人貨流通之重任，70年來運用此橋出入境人次達1,000多萬，汽車流量400多萬次。走在大橋上，看到橋上車水馬龍，遊人肩摩接踵，井然有序，我不禁心滿意足，喜從心來……屈辱與榮耀，戰爭與和平，過去與現在造就了鴨綠江大橋，造就了丹東，造就了中國東北三省，讓現在的東北大地國泰民安，地靈人傑。

我自行設計和「製造」的中國四大河流行之黑龍江篇——東北大地行也在丹東鴨綠江大橋暫畫句號了。衷心感謝這地方美，人情更美的黑龍江；因着您，我擁有愜意難忘的遊走經歷；也因着您，我更認識和熱愛自己的國土！



丹東的鴨綠江斷橋（左遠方就是斷裂處）。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忘掉自己的身份

突然飛入，結果不幸被足球擊中墜落場內。主裁判隨即吹哨中止了比賽，但比分落後一方的巴拿馬籍球員莫雷羅十分氣惱。他猛地一腳把受傷的貓頭鷹踢出了場外，貓頭鷹當場斃命。現場的球迷們看到這一幕憤怒不已，隨即大聲喊道：「你是什麼人啊，莫雷羅下課！」

莫雷羅隨後道歉，但球迷們沒有接受他的道歉。哥倫比亞聯賽主席稱，面對貓頭鷹受傷的意外場面，莫雷羅不在第一時間去關愛，反施於虐待致死的行為，被罰不能參賽。一個人面對突發事件，最能考驗道德修養。那些不在少數趾高氣揚的人，往往因身份膨脹，忘記了沉穩和低調。其實，一個人最高的身份是沒有身份，在任何時候都能讓人如沐春風——方為聖者。

朱自清說，葉聖陶是一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大家聚在一起，有時不免爭吵，甚至憤怒地指責什麼，一味地憑着作家的身份而四處開炮。但葉聖陶總是聽着，別人怒火中燒，不斷地問他意見，他微笑着說：「對這些，我弄不太清楚。」有一次，葉聖陶把登有自己文字的《晨報》副刊特地從家裏捎過來，這些辛辛苦苦保存的東西最終卻被朱自清弄丟了。當葉聖陶發覺時，只略露惋惜的面色，隨即說：「由它去吧！」朱自清非常慚愧，因為他知道葉聖陶寫文章從不留底稿，但這些文字的丟失並沒有讓他出現惱怒抑鬱的狀態。

像葉聖陶這樣溫文儒雅的大師少之又少，從內心裏不擺身份是他不會憤怒的根源。有人可能反過來說，不擺身份是因為當時他沒有身份。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這裏邊還有人性涵養的柔和底子起作用。

有些人不擺身份，其實是為了擺另一種身份。這種行為與溫文儒雅無關，是因為隱忍的心術或深度的韜光養晦。1360年，朱棣在戰

水邊留痕 你聽得懂人話嗎？

少爺兵

12、13歲的當記者？這是什麼情況！傳媒前輩形容自己曾被「雷」得「風中凌亂」的感覺，認為事件實在是傳媒界「駭人」新聞：「用童工是犯法的耶！政府官員被問責，擅用童工的機構和對兒童照顧不力的父母，都要被問責才對呀，執法者更應該要嚴正執法，懲治違法的人，任何人也要正確地保護好未成年的孩子。」

記者工作的專業與否問題，自有聘用他（她）們的傳媒機構去「掂量」，就算某記者的工作表現「不專業」，有機構依然聘用，你能奈何！目前問題焦點在於「童工」記者，才是大家「嚴肅正視」，法律在前，不容某些人家混過關，心存僥倖的問題，對於「童工」記者的荒誕事件，不少傳媒人都認同政府有關執法部門，必須嚴正跟進，絕對不能讓事情不了了之，不然社會的勞工法例亦會隨之而崩塌。

資深記者前輩回憶着以往的記者生涯點滴，眉頭皺得快能「夾死」蚊子說：「當時的傳媒機構老闆最怕就是旗下記者的新聞報道胡說八道，或作人身攻擊，引致當事人以報道失實、誹謗等原因向機構發出律師信，而當年的記者大部分都頗有職業操守和道德，『假新聞』更是少之又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記者們，工作可謂『一腳踢』，由攝影、採訪、新聞稿、曬相都是一手包辦，現今的記者傳媒有文字記者、攝影師等分工，工作『安逸』許多了，但職業道德、操守的表現，就只能說『見仁見智』吧！時代變遷，工作上的三觀思路亦變了，有所謂記者在記者招待會上，『勁無禮貌』大叫我們的特首講『人話』，說出這樣話的記者，真懷疑她能否聽得懂人話！？」

人生之路就像人的血管，堵塞了便不能運作，要保護好自己的血管，首要建立好「健康」的身份啊！

朱棣是皇帝，而且是搶奪孫子皇位的皇帝，所以他必須是馬皇后的兒子，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是嫡出，才有足夠的資本去繼承皇位。朱棣生母的身份已由我國兩位著名的史學家吳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論證過，但遺憾的是，那位生下朱棣的母親的生平後世已無人知曉，我們只知道她的兒子抹殺了她在人間史料留下的全部痕跡，不承認自己是她的兒子。

朱棣不問斷向馬皇后的神位行禮，他修改了史書，排除親生母親的神位，藉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朱棣讓世人忘掉自己的身份的行為，是支配和統治強權的需要，這個時候身份就是樞紐，他想坐穩江山就必須忘掉母愛。身份竟然這樣可怕，讓一個皇帝絞盡腦汁地不承認自己的生母。因為公眾意識讓身份不斷發出耀眼的光芒，這種光芒可以控制人們的身心很長很長時間。

身份不是與生俱來的，我以為，堅毅、勤勉的性格能夠成就身份。但一個人擁有身份，不一定就要擺出身份。實際上，單單有身份，遠遠不夠，還必須有包容、有忍耐。因為，人生像一圈又一圈的年輪，總有與你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事物出現，如果誇張地去斥責低於你的人或物，那麼人生軌跡未必順達。所以，對於身份請你不要太在意，有時可以忘掉它，忘掉。

忘掉自己的身份，就是在退縮和靜守中對不如意的事物進行包容，心在時時刻刻能夠放下。素處以默，妙機其微。或許，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斷學習和昇華中，像茶一樣在揉捻中展現自我，在焙火中去除雜質，昇華自身，在歲月轉化為最想要的模樣。



疫情如鏡

對中國人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冠肺炎不止是一場疫情，也是一次認知上的徹底改變。

新冠肺炎率先虐待了我們，年沒有過好、節沒有過好、春天沒有過好、生意沒有做好、學沒有上好。高考推遲了，婚禮取消了，航班停飛了。不能聚餐、不能旅行、不能演出。在雲上開會，在線上辦公，在直播間裏買東西。在外的不能回家，在家的不能出門，出門了不能不戴口罩。口罩短缺，消毒水斷貨，連帶着廁紙一卷難求。科幻文學和災難電影中的情節，恍如無形的網膜，悄無聲息地覆蓋了我們所有的生活。

籠罩在口罩裏的氣息，吞吐出濕熱濕潤的氣息，新的溫床開始形成，新的視角開始着床。向內審視自我，擠佔時間堆滿房間的情感和物質，在我們行走世間時，有多少是不可或缺，有多少是可有可無？最珍貴的東西是否已經蒙塵，傾注最多心血的情感是否還要堅持？

向外認知的結論，似乎顛覆了過往的一切印象。譬如對美國。畫壇巨匠林風眠生前常常說，我生於倒楣的庚子年。林風眠生於那個庚子年，入主中原200多年的清廷，燈枯油盡，走到了末路。八國聯軍打進了京師，堅船利炮震驚了古老中國。接下來

的100多年裏，金髮碧眼的人和他們的國度，一直都被中國人高看一眼。前面綴了個「洋」的人或物，自帶一種光環，炫目得讓人羨慕。在去過的人的書裏、演講裏，在沒有去過的人的印象裏、想像裏，優渥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還有先進的文明、優越的制度，散發着光芒的人性，成為了這個世界第一大國，最華麗的標籤。

近些年來中國快速崛起，尤其是網絡普及之後，信息幾乎實現了無國界頻密交流。隨着神秘感逐漸剝落，美利堅合眾國外衣上的亮片，相對暗淡了許多。「美國的月亮更圓空氣更香甜」，成為一個極具調侃意味的梗。但是不可否認，這個多年笑傲全球的國家，仍然以其無可比擬的優勢，牢牢地護衛着江湖地位。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這個冠帶巍巍的國家，可能還會不可一世地睥睨東方很多年。

有一條，就是遵守了應對傳染病最基本的方法：封閉和隔離。

很可惜，在中國全民緊張防疫的時候，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讓美國失去了預防疫情的戒備，幾乎是一夕之間，疫情的震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中國轉移到了美國。自由高於生命的習慣，縱容他們拒絕口罩、拒絕隔離、拒絕封城，謊話連篇的總統不僅推波助瀾，還一場接一場地大辦選舉造勢大會。於是，美國感染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雙雙遙遙超過了中國，穩穩坐在了不勝算的高處。

讓大部分中國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對疫情失控，以總統領銜的美國，竟然不是竭盡全力抗疫，而是瘋狂地指責和污蔑中國，從疫情的源頭，到疫情的命名，再到處置疫情的方式，毫無邏輯的編排和近乎妖魔化的醜化，幾乎震驚了舉國參與了抗疫的中國人。社會制度再不同，意識形態再不同，文化背景再不同，對實質生命的敬畏、對待科學對待疫病的態度、對人在族群之中應有的責任，總不至於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吧。

很多人恍然大悟，那個留在印象中的完美美國，原來只是一個幻覺。

看來，這世界上從來都沒有過完美的制度，也沒有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國度。

Colorful bar